

荅浦集二

朝天錄

卷二

~ 16
2375
3



和
2375
4-3



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卷之一



皇明天啓四年甲子四月朝廷以僉知中樞權啓為
 聖節無冬至使聘于京職以司憲府監察充下价七
 月初三日乙卯辭朝出宿寒泉洞具子挺家翌早
 同使臣權啓及譯官知事李彦華同知朴璇上通事
 權濯寫字官劉義立押物官劉誠立等二十餘人裝
 行中路窺雨濡滯十八日始抵平壤中暑暴下留調
 三日二十二日午時得駟報蓋以奏請使書狀官蔡
 裕浚病重趣其移差也即日強疾跋馬星夜馳赴比
 到定州病漸重而以乘船期迫作勢輿疾八月初一

日得達旋槎浦就見正副使于解纜亭問其行事則
三船格軍太半不至揖物諸具久闕即詰問差使
負主鎮僉使李澤推諉於方伯方伯既承宣旨則豈
以朝天越海之行視為尋常哉必是朝綱解紐彌令
不行故也是日慈山郡守安夢胤龍川府使李希達
郭山府使朴仁健及諸邑守令置酒解纜亭餞行職
以昔疾未愈不參

初四日丙戌乃開洋簡辰也職到浦三日疾病所嗽
食日不過數匕而舟人以觀象監吉期來告弗獲已
扶曳病軀卯時與正使李德洞副使吳翮領率譯官

知事表廷老同知全悌佑僉知秦仁男吏文學官李
元亨上通事黃孝誠朴仁厚押物官玄禮祥寫字官
玄得洪乾糧掌務林致龍李應翼等四十餘人乘各
舡蒿師一時發棹歌舉帆鼓角之甚悽切諸邑守令
及大小人負俱送行於浦口至有掩涕者解纜轉遠
而擗眸林麓之際憂然歌吹之聲遠飄洲渚之間認
是諸守宰張樂作歡欲慰遠游之懷也諸舡纒脫浦
口風雨大作遂下碇留宿港中

初五日丁亥晴風尚惡不得發遙望南岸有一白頭
翁放聲大哭自遠而漸近訊其所以則墩子為格軍

故追送者也萬里滄溟父子惜別之快慘不忍見午
凌風暫定移泊木羨島港至夜二更順潮而向檣島
夜黑如漆時見村燈點點問知列浦漢人寄居矣到
檣島後港下碇

初六日戊子曉色陰翳海風喧颺雷碎發猛雨如
注瘴雲四集黑浪倒立一葉出沒盪漾幾至覆溺者
數矣舡中人嘔泄僵卧蒿師以為前古所未有之風
濤云幸我不生水疾崖巾長嘯倚舷臨之崩濤駭浪
雪湧雲翻互相吞吐真壯觀也日將午風暫歇舟人
以為依泊檣島東港深崖萬全計也卽亂碇回棹則

鷓頭齊仰鷓尾並張與副使舉手相揖語不可了忽
有衝風擊薄副舡播傾驚波蹴送瞥眼間漂走蒼洋
一行人環觀怖悸而已於是與上使舡及諸譯舡共
泊內港是夕具牲酒備禮祭海神其辭曰肅承命以
航海載畏天之大義咸懼夫之奏功指登萊之萬里
其諸神之明靈早鑑余之精衷責屏翳以虔職噫利
涉之飄風惟我朝之列聖允世篤其忠貞遠新
服之正位益拱社之殫誠皇曰俞而用亶霽隆恩
於黼域收朝野之舞踏答乾坤之弘德疾羯奴之梗
遠邇木道而奉使顧陪臣之忝叨敢辱命以自惰

執玉帛而馮虛勤日夜之憂懼爰清淨而齋素具酒
食之既潔躬祇事以薦誠庶未歆而陰陽祭罷夜將
半矣

初七日己丑晴詰朝與正使偕下舡次巖石上令黃
孝誠詣毛督府軍門請行見官禮督府管家辭以日
晚可於翌朝早牌行禮而仍言前日徐國政府申文
中稱老爺為貴府此是 國王文書則可矣其在政
府陪臣則大是謬規故老爺頗有不平色云某與正
使議以為吾等以奏請重事將有懇於督府則豈可
以文書間措語爭之正使可之遂將文書抹改以老

爺日亭午副使自外洋挈舟而來曰昨日風漂幾濱
於危幸而得膠泊於炭島云俄有一葉舟泛之而至
卽鐵山太守安子淵自蛇浦來送行也留宿撥島後
港

初八日庚寅晴黎明偕上副使晉督府衙門見官進
禮單仍致 主上意都督色喜卽問 主上玉候使
表廷老備申奏請文中意曰懇上本事則都督快諾
無難曰俺意已如此而况陪臣所懇乎茶訖退在衙
門外幕次都督跟送人供謝且要行回禮等託以所
寓阨陋不可枉屈再三固辭少頃都督使門子請宴

饌品極豐優戲具呈蓋示其接遇之厚也盃酒間都督言皇子已於六月薨逝而登州撫臺袁可立與俺不相能致有科叅新撫臺武之望已替其任云似是誇張自己之勢焰而及聞門下人言云似實狀宴罷辭歸舡所都督各贖行資銀于負役且令門子三人致書儀銀二十兩于某等曰餽行不得已受之即還謝帖給門子銀各一兩日晌後鐵山守設小酌
初九日辛卯朝小雨無風未得開洋都督另差都司周宗望監護一行仍帶習海事數人為前導偕往登州午潮上安子淵辭還將都督前問荅等事

及申文中改字之意具狀啓付歸午後日潮退放舡至撥島前港西風漸起舡盪不定仍下碇留宿
初十日壬辰晴西北風猶昨打槽移泊蛇浦前洋午後風濤舂撞舡點洋中終日動搖舡中人多嘔泄水疾者

十一日癸巳晴始開洋五更頭竿羽微吹好風自東蒿師相叫一時舉帆時副舡禪將柳敬友有爭先之意低聲收碇暗中潛過誤為我舡維所碍膠不得進董以得脫可笑到曉長風駕浪擢夫奏功直指大洋波鋪遠錦舡讓縷箭一瞬千里四顧無邊而點點孤

與時復可數車牛島竹島大小獐子島薪島以後非
我國地我船最捷疾諸船皆落後未申時獨過鹿島
風力漸緩抵黃鵠島前洋下碇是日行六百餘里呼
黃帽敲火炊食食頃金烏西匿玉兔東升紅波白浪
透暎數千里非人間所曾賞披襟岸巾倚檣縱觀晴
空爽氣挾我神骨上下天水一碧萬頃恍若身在銀
河界水精宮惜乎秦皇漢武欲做此不得空抱恨於
驪山暮雨茂陵秋草也夜二更櫓聲自遠漸近問則
上使舡也對泊同宿餘舡皆不及來
十二日甲午晴侵晨張帆向石城島忽有黑氣自西

北洋中湧起者不知其幾丈滄波浴日兩脚交橫舟
人云龍騰上天瞪目審視蜿蜒鱗甲照耀相閃頭角
已入雲中但見腰尾矣未及石城島三十里許順風
斗息將欲下碇望見西北雲雨晦冥且有風候恐進
退無據則事將不測使舟人穿櫓躬自董督申時走
入石城島前洋背後諸船惟上船尾來島居者俱遠
廣通民初甚疑懼聚眾放砲急告曰朝鮮陪臣來乃
慰勉不已島上有聚米十餘峙露積不垣卽是登萊
所運毛督府軍餉云夕行祈風祭香火綫收旗脚輒
轉議欲放舡則蒿師以為頑雲猶亘西方且有炮車

之候若出大洋猝值盲風可惧固止之不得已留泊
是日行五百餘里噫無地萬餘里茫洋接天所以寄
命者惟一葉舟而一日中或風或雨乍安乍危幾至
顛沒者十常八九苟非知命之君子焉得不憂悸乎
一心存誠敬古人豈欺我哉初更副舡以下打槽得
達

十三日乙未晴曉天無夢開戶視之纖雲四卷玉宇
氣晶詰朝有便風掛席向長山島行纔半逆風大起
急趣黃帽落帆下碇海色深黑瞿然不可窺舟人言
繫猫之繩幾數百丈云風濤雪浪洶湧澎湃蛟螭鯨

鱗露角振鬣噴波作霧噓氣為雲時露全體穹窿然
狀若丘陵古人云魚能吞舟其是之云乎上副舡以
下諸舡俱不知去處通宵耿耿不能釋慮到夜兇隘
怒水不至大作是日行五百餘里

十四日丙申晴早朝得順風幾至廣鹿島逆風輒作
回棹旋艦走入長山島北港口諸舡已到泊矣是日
行二百餘里港口有二巖鐵立千尋屹屹相對呀然
若門白沙滄洲青巒翠峽環擁如畫與上副使偕下
岸設幙鼎坐各陳辛苦之狀頗可慰豁自撥島開洋
後凡四箇日始得會面真所謂死生契濶不可期也

而相對如夢寐者也携筇散步時見人臨印於平沙
上峽裏疑有仙庄逸居跟尋度崖轉入小洞則矮屋
依草欒廬傍林牛羊溢巷鷄犬盈街迎人問語可知
其遠左避虜流民也驚恠致詰具道奉使朝天之意
相顧感歎卽報知予守備矣問其人曰侬居海中久
能候風否荅曰吾能矣然則何時有順風職等受
國王命航海有日十生九死屈指前程尚未半未知
那時得達登州良深憂惱島人曰毋憂也古人云平
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公等當於不多日內達登州
且明日必有東南風問荅良久與上副使故舡對泊

是夜海無浪痕月色如晝

十五日丁酉晴早食後果有東南風解纜卽向廣鹿
島行纔半洋逆風且作落帆打櫓入廣鹿島前洋下
碇是日行三百餘里申時余乘六舡移泊近渚與玄
禮祥及舌人申繼黯等下岸周觀島上村落則餅肆
酒旗帶闌通闌岸上有積穀二十餘峙卽亦登萊所
運毛督府軍餉而總兵張繼善句管島中有堡添將
馬景栢守備朱國昌等巡視公島共任諸務云有頃
陰雲西起天色慘慘驟雨撒菽凶颶數溟軒然大波
雲真霧湧魚龍掀舞鯨鯢喧騰諸舡相盪不得暫定

其中最瀆危者副使舡點在浦唇洋頭受風甚多凡
三次冒波舡中水至沒脛方物盡濕裨將柳設友抱
播指膺曰知所為幾欲斷維而去俄然風定遂得免
覆當其盪滴之際唐舡一隻不知其自何方漂來為
風濤所覆傍觀者損神棄魄余偶舍洋舡移踏扁舟
驀入峽裡深港得免其盪滴是亦數也

十六日戊戌陰曉來風浪暫息玄禮祥等還自島人
居各陳通宵相念之懷仍道主人待遇禮甚厚讀書
詳達夜弗輟即是金州避地士人李崑家而取酒為
生云余聞而惜之曰咄憬彼醜虜宇宙間何物亂華

窮凶一至於此遂令儒士未免逋播落拓困厄於島
嶼瘴海中哉殊不知蒼蒼者天意竟何如其肯使數
百年衣冠文物盡污於腥羶之塵而終不悔禍耶心
膽斗覺輪囷薄脫風浪且起斲車猶壯各舡急移深
港口波濤頗險惡猶幸其少女曰留泊

十七日己亥晴篙師以為薄脫風且大起曳纜深入
崖頭繫舟兩日風浪各舡人無不嘔泄成疾而上副
使尤甚專廢噉食故舡入島居賃屋調攝比屋皆窄
陋腥羶之氣襲人間可歐殺蓋假憐新自遼歸頭髮
盡別擊鬚若髡者來醜狀不忍正視余獨於士人李

崑家乞栖頰蕭灑矣遂贈一詩有一般捷言奴首自
今秋始於三又河東岸築土墉高廣各數丈餘役民
甚毒人不堪苦皆懷逃躲之計而俺亦割恩忍愛夜
間乘家小睡熟脫身潛來屆此僅數日心肝如裂云
目泣下不絕奴賊之暴虐已極人心已離天必悔禍
胡運將盡也夫副使以其舡殊未輕快且累為風浪
所傷更治第六舡換坐是夕始寄宿島居賴得安寢
矣

十八日庚子晴逆風猶壯留島中日晡千摠張應泰
答應官周之楨等送各帖迎勞之應泰回言曰俺年

前久在毛督府幕下熟諳貴國事情朴燁觀察關西
恣行膏臆民不堪命重鎮幾為棄地貴新王一朝
斬之華人猶以為快咸服其聖明况貴國臣民乎若
此暴戾狂子誅誣不貸王之素稱聖明豈不信然
余對曰明法審令一新人耳目此特其餘事奚足云
云應泰等嗟歎良久辭去期以明日更會是夜長風
駕浪撼岸數丘魂夢亦不得安矣
十九日辛丑晴逆風猶壯留李崑居張應泰具酒食
折衷送門子速之辭以疾不赴午有緇髡手持一卷
夾示乃毛督府募令陀那而即吾東浮屠者所謂勸

善文也新初神宇于島中云而因請捨施曰今祈海
甚懼不獲已各出斗米遺之茲豈求福田利益哉上
使仍問祭海事何如僧曰祭海莫重於天妃娘娘之
神次龍王之神又次小聖之神上使曰所謂三神何
神對曰天妃者玉皇之女主茲四瀆而龍王佐之小
聖者即龍王半子三神喜則諸事吉怒則凶故凡行
于海者欲其喜而不欲怒致敬盡禮上副使即依其
言具紅段小軸以泥金書神號定其位次箴于檣置
諸座唱備酒牲香幣祭三神上使製文告之曰泊舟
孤島已經累日驚浪拍天片帆出沒性命如線莫保

朝夕海路已半雖荷神隲前途尚遠溟渤中截風斬
順便木道斯阻百口瀆危王事遲暮肆切悶迫仰扣
神明神疲下鑒諒此微誠舟行絕島凡具未備酒沽
于帝牲易于肆物雖菲薄誠則備至勿嫌累瀆亟彰
盛德千里 皇城一葦瞬息五更頭吾三人共祇事
于岸上淨處

二十日壬寅晴曉頭祭罷各歸審處白霧漫空雲靄
送響徘徊簷廡不復訖枕有頃東風捲送海氣清朗
舡人咸曰使臣之誠格神矣遂召申繼黯等撤寢具
訖舡目將刀扇等物贈醮主人乞撫之腆則再三稱

謝曰累日臨陋稍不得開主人心顏而反辱珍重嘉
既使人寧無汗施不敢當不敢當俄聞開聲甚厲上
副使主人以貨物些小怒詬舌人粹胡不釋歐辱百
端益知李禹之為士也諸舡舉帆迅疾如飛一瞥之
間已踔數百里矚眸諦視窺難指矣惟我所往舡高
撐岸上晚潮遲漲黏不得下港潮上舡腹始浮急手
掛席乍脫浦口風力遠蹶三山忽後平島却前日已
高春沙禽訖拙遂與諸舡對泊是日行六百餘里夕
唐舡數十隻自撥島尾來

二十一日癸卯晴自曉頭轉風撼海移入深港中下

猫島北連陸林壑盤紆即是金州地畧數年前獐賊
割據豺帛縱橫舟行於此者莫敢近由南大洋橫截
而過自上年叅將張盤勒三千兵把守旅順口真獐
北歸假獐來順故安心近泊焉于時霜凋滄嶼錦樹
粧秋穹峽屏擁石骨層稜地位清高隨處可居正合
逸士之棲集而久陷腥羶之窟夷狄之亂華至此極
也夜朗月光海天寥廓州渚寂然只見汶心星宿
翻芒而已

二十二日甲辰晴四更頭金風吹夢病骨驚寒攬衣
起視洪波清晏纖月微升東舡西舡悄無聲息冲空

顯氣爽透曾襟招黃帽吹角放砲則俱無應聲呼而
問之上二舡去已久矣同舟齊憤急手臂旋一聲款
乃大帆窮竿免脫港口龍躍洋中轉頭旋順瞥眼皇
城白月纔沉紅旭欲騰泊明環視諸舡盡後矣飛波
蹴送疾風駕來點點諸島乍前忽後凡所經過殊不
暇目撩耳謀而廣鹿以後海色或紫或黃或黝黑或
深青使舟人約繩以百餘尺終不可測島嶼或尖如
劍或削如鐵柱或環如屏障或呀如門巷而龍吟蛟
舞鼉作鯨戲幽恠殊狀有萬不同午正驀入珍珠門
移泊廟島前港篙師咸賀曰小的等老慣海事未有

如今日之快也申初諸舡相繼而惟第四舡不知去
處矣薄暮移舟神女廟前為文祭謝海神曰伏以下
國鯀生窾塔淺識叨承使命遠仗舟楫鯨濤喧沓中
作霹靂苟無順風何以利涉累瀕顛危五日廣鹿一
踔廟島實神陰隲荷德罔極敢闕誠懇小謝太息薦
此菲薄于情不物庶幾款格是夕風定波恬乘舟之
後始得安寢是日行十餘里

二十三日乙巳晴早潮上與諸舡同舉帆薄晚泊登
州水門外登州古碣夷國也地勢極東石崖薄海豐
屋崇墉據地擎天實為雄藩巨鎮潮退水淺北風甚

壯舡腹拍石板縫槽開水穿通中食頃半舡方物幾
盡滬舟中人極力屏水衣袂救之莖得下岸副使團
練使康貴龍有罪棍三十及暮茅四舡趕來問落後
之由則抵皇城島洋中猝值烈颶失落鷓尾不得制
舡仍為暗礁所碍板裂水入并力屏水搜以別舵僅
免滄死云黃昏入寓屠市中私家使申緇黯等會計
路費分送兩使行厨

二十四日丙午兩舍館未定尚寓屠市中自前我使
臣到泊即聞于知府則知府下票例於公廨館之今
以軍門武之望新到各衙門官員出候於郊故未即

報知故也午後細雨微洒軍門一行從城北左轉遷
迤而來金轎玉鞍輝映通街大旗長戟環擁前後紅
帕赤棒者雙雙踵接鼓吹辟易者哄哄肩磨凡乘綵
舡者一十有五皆所蓄名娥女奴亦乘舡子復有青
春少年稱公子者六七十人怒馬鮮衣凡諸器仗非我
國所曾觀一軍門所帶如彼其盛此雖浮華謔習而
亦可見大國威儀也

二十五日丁未晴朝黃孝誠等還自知府衙門受票
文率快手一人令假館于普靜寺奉安表咨文翰置
方物于法堂與上使寓東西禪房毛督府運糧差官

揚之應還往撥島付送狀啓伴送官周宗望自撥島
趕來即通名帖問候行李可見華人大有信義且極
仁厚也

二十六日戊申晴軍門始坐堂欲於早牌行見官禮
而軍門新到故屬邑多官伺候雜沓陪臣進禮非便
先遣黃孝誠等探問旗鼓官方壯猷則答以明宜進
來行禮云午往舡所搞格軍還夕哨官王三重王國
祚等具酒饌來饌

二十七日己酉陰軍門謁文廟故不得行見官禮偕
上副使游普靜寺僧奇玄朋友等六七人持寶扇及

雪花牋乞詩甚懇各題贈一絕裨將李仁男等來請
置酒蓋上使初度日也行厨所供雖極中國異品非
吾土食性所慣益覺客味之酸辛何時得返故國黃
鷄白酒紫鮮銀鱗為先生一壽以慰今日苦楚哉

二十八日庚戌晴軍門行香于諸神廟及佛寺故又
不得行見官禮蓋通來中國之風大小官員新蒞職
例於寺廟必先遍謁故此禮未行之前不暇接賓客
云大槩華人之諂事非鬼遂成巫風吁可惜矣寺僧
持一冊來示即捨施名錄所謂大施主居首者都督
沈有容摠兵毛文龍等大小官員無不與焉法堂左

右各懸金字青板左隅則題年月日登州知府魯達
亮同知翟棟通判喬鳳翔推官王名晉知縣汪裕重
脩右隅則題欽差鎮守山東等地都督府都督沈有
容鼎建嗟夫措紳士夫猶如此况堂堂氓俗乎聖路
長堙從可知矣

二十九日辛亥晴周宗望偕來曰今日軍門許相見
矣即詣衙門行禮禮訖軍門曰陪臣進京果是何幹
令表廷老答以謝恩進賀奏請之意仍進政府申文
及職等呈文則軍門曰皇子已於去夏薨逝矣良久
又問徐國廢君尚無恙否答以好在軍門又曰徐所

謂上年勅封不是實封乃是權署國事也尚今有一
二科官持論甚堅未得歸一而且內臣厭憚越海不
肯差往當埃逆虜就滅遼界通路然後始遣詔使以
完封典耳職等復告曰二百年流來舊規必遣詔使
即頒誥命冕服而獨於此封典分為兩件事非徒小
邦聽聞疑恠有違天朝 列聖之典禮伏乞老爺另
具一奏借職等差遣以副小邦之願望且表老爺曾
已題請小邦事情想老爺亦必洞燭懇乞老爺照詳
政府申文及職等呈文一依表老爺上本速完緝典
則東土顛動之微亦將隕結思效矣軍門曰俺於四

月前在京師與禮府林老爺相善故詳悉此事而朝
廷上議論頗相牴牾令則閣部明白知之徐等但到
京裡問老及宗伯前仔細陳稟又告曰老爺上本時
并揭於閣老宗伯及科官何如軍門曰諾於是使上
通事等進禮軍軍門受之不辭茶罷將退再三息告
上本之意軍門曰唯唯辭出就見中軍周鴻謨旗鼓
官方壯猷各進禮軍曰息陳呈文內辭使之贊助軍
門則皆曰敬諾敢不力焉出來時遍觀營壘重門擊
柝嚴毅深邃堂上扁廓清堂三字門楣題曰奉揭天
威青油赤旗井井堂堂神羽環甲左霜右雪府中無

急步疾呼隱然有真將軍風來路轉往肅文朝謁素
王即塑像海口河目微露鬚髯而諸子十哲之像左
右列侍漢唐以下諸儒皆共東西廡設位至丘瓊山
而止

九月初一日壬子晴早朝以打發事送黃孝誠等呈
文于軍門中軍周鴻謨立于座隅凡一行諸事無不
措辭息囑至於題請封典尤力言之蓋以昨日送禮
頗腆故也食後周鴻謨周宗望俱送酒饌品極豐潔
以銀參回謝午間上鎮海樓新構傑然丹雘輪奐中
堂始造閔王塑像而工未斷手凭欄騁眺秋色已晚

夕陽正好萬里滄溟一望無際真宇宙之奇觀也遇
一商舶往檄島者以一行留登州事具狀 啓寄之
初二日癸丑晴早朝欲探軍門題本與否送表達老
于周中軍蒞進茶參虎皮回謝致款之意中軍喜甚
待表譯極盡誠禮說與軍門所為無所忌憚當以題
本稿草出示云食後中軍以軍門令付設宴于演武
場送票文速之一行偕往中軍引三使臣升堂禮畢
先舉一盃酒北向酌地東為客位西為主位坐定瓊
羞綺食霞列電舉禮數不同尊俎大異鳴笳疊鼓左
右迭奏飛旆揚旌前後掩映亦一奇觀酒間上使問

老爺上本草已構否中軍曰將起草矣且欲揭帖于
宗伯林公及各部科官而差一人當與陪臣俱酒禮
成於七旬罷歸演武場在城東門外海岸上平沙無
垠馳道如砥即我東訓練院一規而扁額題神武字
矣

初三日甲寅晴早朝詣軍門謝宴且謝間日送下程
軍門使答應官免禮只令作揖而已仍以題本意思
請軍門曰俺與禮部尚書同鄉今深今當差人折衷
于禮部而題本刻以俺新到任不可以他事輕先上
本故不敢云觀其辭色蓋托辭也申復懇請則軍門

曰徐等姑退俺當如是如是辭出之際更令表達老
致辭曰頃日老爺所謂科官中議論不同者姓名云
誰老爺亦可通書否答曰此則俺只聞得於林尚書
而其姓名則未詳耳徐等進京但依此恩乞於閣部
諸老爺則必蒙准許矣職等更為稱謝曰老爺之德
我小邦奚翅一番春雨軍門曰俺有甚麼功德大槩
軍門為人仁厚頗有長者風罷出後軍門跟送手下
親近人賚一行賞銀各一兩下票文曰慰勞遠人以
利有往即將犒賞銀兩散給同來官役曰回國之日
報知 國王云云軍門下人曰言老爺者過貴國文

書及使臣呈文曰此亦好文章云午後周宗望送禮
軍香茶諸物不計其數是鈞銀參之鈞也即使黃
孝誠等捧還之曰以上無不中其欲謝曰嘉歎甚
辱不敢當不意當此一朝大夫貪冒無恥至於此
極也

初四日乙卯晴梁益軍之垣家在州城中前往本國
時與上使累祖見漢江遊觀之日訂酒歡話故伴來
存問且送禮物饌具甚侈酒至百壺仍為奉邀上使
送還軍中謝辭以無私交之禮而不往使黃孝誠等
請軍中撰揭帖成否且告行回中軍曰日者知府魯

廷平瓜滿我拜陝五兵備道即今乾路故夫馬已
置亦此付大小官員無不出餞姑蘇其往還跋去
不待已留午後與上副使登蓬萊閣東望本國於蒼
海雲海一蘇軾所謂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
方兮之憑欄指眼界清真山崖萬丈飛出海頭果
是亦道墨客仙翁之遺篇傑句尚者老石蒼苔之面
不可勝計而陳希夷壽福大字蘇子瞻海市一詩
在焉殊奇所以大游人眼孔開之亦西有石鏡大如
盤以物來照萬樣妍並無所逃形而天陰則在湖云
其上有珠璣巖東坡所以卷萬陽者是耶聞在城東

甬丹崖上崖下瀦為大池內吞疏渠外引遠潮劃城
一面出納戰艦黃龍青雀首尾相接萬櫓千帆簇簇
其中又周宗望又致禮單與上副使同議即使黃孝
誠持還脩書以謝曰珍既累度昂來不佞何以獲此
感深銘骨第某海外寒蹤行李澹然烏敢當魚辰之
贖環顧其中實非思存祇留仙香一包謹領腴衷禮
經不云乎于誠而不于物唯足下盛諒另具敬謝
初五日丙辰晴周宗望來候宗望揚州人也以南方
秀才羨風儀善屬文性且驕傲矜長自以為毛督府
差官監護一行故意望出於規外行李大小事無不

欲皆由已出舉措頗多惟安使譯官等具道遼東舊規於是缺望自抑矣上副使以周中軍所送貽我欲為禦寒之具固辭不受

初六日丁巳晴州城內有星學者劉亨洪都山人也年前賣卜往遼陽及遼陽陷虜隨毛督府渡江右義州數歲由海路得達中土業極精妙笑命無不吻合衆皆奔波乞得一言決其通塞死生壽夭副使甚惑焉余曰副使試問之果如所聞者

初七日戊午晴滯行已久更遣譯官探聽則軍門新蒞職事凡公務未曉顛未必查照舊規然後乃行故

簿領雲委不即剖決且另差一官監護一行而爭之者多時未的定揭帖等事緣此未速完云有人自稱黃縣人來言梁之垣曾往貴國貪賄無藝朝鮮銀叁拾盡云

初八日己未晴軍門揭帖與勘合未成故累日滯行不勝悶慮將欲更請滿軍門兩子得科做官賀客盈門托言恭賀仍告行期則軍門不受賀傳言揭帖勘合不久當完不得已退差晚周宗望致書以明日重陽邀飲於蓬萊閣云答書曰客裡光陰荏苒奄迫九

九對景思鄉良用依依辱投芳翰遂我以觴之蓬萊

勝境也落帽好事也把酒臨風亦足以暢余羈懷敢
不准命

初九日庚申驟雨職等以將命越海之人帶有死無
實之責而到泊浹旬唯送日月徒費盤屢寧無鬱憂
竊疑吾人輩緣私貨賈僧而故遲行期早朝拿致上
通事二人杖訊督發上副使苦止之即釋周宗望遺
金扇各一自題詩頗有韻格以雨不得赴蓬萊約夕
雨乍晴不欲虛負佳辰與上副使登鎮海樓小酌而
歸

初十日辛酉晴早朝黃孝誠等自軍門持勘合票文

來初表達老自以為老譯曉中國事無出已右凡諸
各司送禮等事專自擅新上副使以下莫敢支吾吾
嘗惡其人恒言曰吾等以莫大重事將敷奏天朝
凡事不可不慎重周旋而表譯妄自尊大專意恣行
早晚必忠爭須可禁戢上副使以為然一夕以送禮
事商議廷老以為軍門以下不足與為禮余禁之不
可至是始知勘合與夫馬皆由知縣手出不獲已致
禮單與名帖曰請見官禮同知翟棟怒罵孝誠等曰
爾陪臣何敢突送名帖誰要爾禮單俺以中朝士大
夫受賂於外國人哉且名帖中頓首拜之語平交相

敵以下抗禮外國陪臣何敢乃爾目今爾國置君曾
不如奕棋縱恣無忌倫紀安在宜乎中國之損作何
敢乃爾醜詆萬端此必不早為禮而激怒故也孝誠
等具道大不然之故翟棟怒少弛色定徐言曰事變
之後山東驛路凋瘵雖中朝大官之行夫馬未能准
數調發今看爾行應給馬驢多至百餘頭三倍巨輜
夫正官騎馬方物進貢外勢難准數調發云赴京使
臣帶來不緊官役到此尤驗其無益說牌討出公途
夫馬口糧粟文則其數太減此則非翟棟之薄我而
勢固使然日前聞兗州逆賊徐勝餘黨戴孝兩人収

聚散落漁劫州縣行路者帶劍官守者警邏云故具

白軍門特發甚武者數十人持弓矢護行

十一日壬戌晴早朝將發程而新差伴送官王運隆
托以行裝未俶當俟一兩日治任啓行余固請曰吾
等之留登已經十餘日嚴程甚急備雖落後吾行不
可不先運隆不得已應諾而歸黃孝誠等曰書狀官
自古於遼路例以馬坐赴京于今不然前後書狀官
無不乘屋輜且中朝雖小官必乘屋輜於華人所見
處騎馬單行似為埋沒余曰規例已定則乘輜不必
增體貌騎馬不必損威儀事貴順便一書狀騎馬庸

何傷吾筋力方強跨馬甚閑而且轎直多騾直少辭
多就少亦不無補消埃於國用須勿更言雀得好騾
於是出厨房銀六兩雀之

十二日癸亥晴早朝縣所打發夫馬輻湊而至將欲
登程管餉使差送譯官太德立金瑞皮得忱等來呈
備邊司公文則一行舡隻中除三隻載還穀物云一
行舡隻已於來路盡為風浪所打傷回泊時所坐特
命裝送事已為狀 啓故其中稍完者一隻擢授于
德立具由狀 啓午後發行歷溥于髡故墟宿黃縣
是日行六十里黃縣古毛夷國縣城十里許有眩子

古都自登州抵萊萊鋪則山勢周遭石路崎嶇而黃
縣以後幅平鋪村落鱗次塲園築前果園樹後鷄鳴
犬吠渾帶太平之象矣

十三日甲子晴侵晨行三十里中火灶馬舖而行三
十里宿黃山驛館所經有陳仲子舊座麻姑仙跡盧
仙古里隨處皆植間扁額土風之嗜古亦可想矣盧
仙即古之童子而升仙者俗所謂盧敖非是

十四日乙丑晴曉頭令一行蓐食欲過站午到新城
堡不為中火霎然秣馬馳往朱轎舖則日已高春不
得已止宿是日行六十里新城十餘里許有紺字淨

土花龕點在烟樹間穹石刻字磨滅不可讀僅記其
唐乾符年所立也居僧未滿廿人一老衲丫手驚問
曰奚自老爺俱道其所以則即設茶迎慰曰進香厨
所供品極精潔以紫金丹兩笏霜花紙十幅回謝新
城本朝所築只置守備一員手下兵六百餘人云葭
登日分付諸譯遞直于表咨文方物而是夜林震龍
金承男當次不謹摘發治罪仍使押物官玄禮祥憲
吏韓應祥等另加檢飭逐日譏察為規

十五日丙寅晴渡豐河中火平利站宿萊州掖縣城
東關裏六十里萊州古萊夷國禹貢所謂萊夷作牧

者是也沿途多有東萊書院贍士因州人之至今崇
奉可見矣王運隆自帶差官職名驕氣軒生意望甚
高為言于譯官輩曰中朝士大夫相見禮甚嚴賓客
往來主人必迎送於中門之外者無非恭遜揖讓之
道而今看爾陪臣得無小俺等之志耶俺到門外不
為迎送俺具冠帶不為冠帶何也俺以中朝大衙門
差官冠紳具禮身先於爾陪臣者良以遠來故也奚
獨有違於禮貌間事體譯官等援引遼東舊規反覆
諗之運隆曰俺豈曉得前規有如此哉自是每接見
深自抑損夜與主人劉良語城中有呂東萊書院城

西有孫給事花園極其佳麗云
十六日丁卯晴早朝穿城入東萊書院廟有望像拜
禮畢周觀院中庭隅大碑即本州人大學士毛紀為
翰林修撰時所製文也有六七青衿肄業求詩甚急
題示一律諸生覽了起敬曰慣聞東國能詩果然固
請酬答則力辭曰雕虫小技安敢當五鳳樓手哉以
吾惡詩得彼美名可笑回過孫給事花園則亭榭
沼曲曲可賞千芳萬卉芬馥左右茂林脩竹掩映前
後池塘階砌玉石龍宮燠室涼堂朱翠眩爛其中清
漣一洞石假三峯危為瓌竒小西別起高樓飛甍縹

緲勢逼雲霄樓前鑿池方可百餘畝池心矗石為島
立無梁閣池中種五色魚洋洋同隊而樓上卓菊花
五十餘盆秀才三四人禮遇頗款樓工時未斷手役
徒數百人呼嗶斧鉞雷動一巷凡物駭矚不可具狀
而際論其奢麗則雖窮一國之力未易辦也余私自
恠之心語于口曰不可窮者奢也不可極者麗也天
子尚然而况於匹夫乎昔李德裕唐之良相平泉一
庄竟賈子孫禍人到于今笑之給事何官乃敢如是
行到一處遇士人孤介人也語及之且問其世業貪
富士人笑曰孫公善繼曾為給事中 先皇朝受武

人金五萬兩自得為富家翁坐是沉屈於今三十年
年垂八十老無能為而曩始除尚寶寺丞將往京裏
云士人姓朱氏迨光其名嗚呼古人云人君怙侈自
喪其國匹夫驕奢自喪其身殆善繼之謂歟善繼以
清朝坐廢之人敢玷錄用之籍亦可以觀世變矣中
火雲橋鋪歷狀元鄉鄉即宋龍圖閣學士蔡齊故里
也是日行六十里宿灰埠驛

十七日戊辰晴中火新河店渡新河淮河宿昌邑縣
東館裏縣在淮水西一墩餘官柳十里雲屋萬家益
見其殷富甲於山東城南十五里許聞有昌邑王故

城博陸侯食邑而行忙不得往尋遺跡可恨是日行
八十里路過新及笄王應豸萊州人也始拜工部觀
政徃京裏云金鞍翠輿騰香繫路武夫前呵從者塞
道一微官威儀如彼其盛恠甚問于驛吏則荅曰自
前新登科笄者兵部即給夫馬勘合多寡低仰惟其
任意之東之西無所拘碍云中朝之優待士大夫據
此可知而亦可見文物繁華也

十八日己巳晴中火牛阜店宿維縣北館裏是日行
一百里所過有營立舊封乃姜太公所履李白詩所
謂遂荒營立東者耶有晏平仲故里一孤表三十年

者耶寒亭古驛寒泛之遺臭而文舉甘棠孔叡之流
芳歟維河橋上憶淮陰之囊以則龍且之魂此焉何
托

十九日庚午晴過平津別業布被脫粟真賢耶中火
王哀古里想見其廢詩滄泣而逢崩舊墟浮海何之
清聖遺踪盍歸乎來避紂當時於焉豹隱而養老君
亡觀政斯急則叩馬一節千載凜凜孤山無語香火
淒涼不堪嗚呼是日行五十里宿昌樂縣南關裏過
一秀才自言王觀政應芻之子自萊州隨父同行云
問余曰公奉 國王命來聘上國禮面甚重而舍車

跨馬一鞭行裝有同騷人墨客之澹泊何也余答曰
款啓鯨生介在海隅嘗懷慕華之心今忝觀周之列
而芸編汗竹之所想像者盡入今日之目前則盍吾
以游騎吟鞭弄草啣花酬應萬類不斷作異時之生
客如何且余豈若小婦人然哉深車蔽帷粧束我形
骸掩閱我心眼宜以長鞭抉馬隨意縱馳或穿過各
園花竹或登臨勝地樓臺或冥搜古先遺風以寬了
九雲夢宵襟不亦可乎秀才咄曰公之言然雖季子
之觀樂子長之遠游蔑以加矣僕當到京裏候公於
上河館裏公當披錦囊所收以洗我塵昧之目再三

丁寧而去

二十日辛未晴早發歷古劇長城東方朔舊壘營陵
古城渡堯溝溝水甚清且淺石橋宏壯橋頭立石刻
曰放勳橋無乃陶唐氏之所經者耶中火汴河店
宿青州益都縣南關裏是日行七十里青州即禹貢
所謂海岱惟青州者而城中有雪宮遺址在撤舊街
城外有孟嘗君古宅范希文感泉南有雲門山峯頭
石門呀然從古群仙遊憇于此而前輩道神仙事甚
詳西有堯山相傳昔堯巡歷于此云主翁言城裏有
邢尚書及趙侍郎秉忠花園極好云尚書即東征時

軍門邢玠也年迫期頤身尚無恙云征東當日留軍
已深故謀與上副使往候仍賞花園而恐其事勢非
便禮數相泥卒未也

二十一日壬申晴朝渡海岱橋橋高百餘尺拾如彩
虹跨空入彌陀寺寺在城東北五六里許危構半空
金碧照耀寺僧云趙宋時所建老僧出接甚款設茶
果持金花牋扇乞詩題六篇以贈過雲門書院中火
淄河店即古臨淄縣也店西五六里許有牛山遂往
登臨四顧皆村巷秋風蕭瑟古蹟荒涼蒼岩層巖削
如階級此是景公之下淚處耶山之北麓有管仲墓

墓前有碑字畫漫滅不可識其東有菟頭山即齊前
後君臣之掩骨處高墳大家不可勝記而桓宣景襄
安平君之昭然易曉者以其有碑故耳愚公谷在其
西抱犢墓下只今留名稷山在其南山頂巋然者后
稷之祠宇而三月涖政武成王之遺澤葵衣噫天下
父歸其子焉往其北有淄澠二水想黃金橫帶者何
人馳騁乎其間登覽既周回鞭下山歷葵丘噫彼伯
業當時軟血樹信而何子孫招禍於瓜戍地無前後
事有成敗其君之賢不肖可見夕抵金嶺鎮止宿是
日行四十里

二十二日癸酉晴中火張家店歷於陵故址址在長
山東界緝長白遺風着董子瑞草入長山城裏尋陳
仲子舊坊日之夕矣留宿是日行八十里縣西門外
有鹽河伯步維舟早則步渡距河六里許有漢雍齒
墓又有四賢廟四賢云者即伏生范希文董永陳仲
子也

二十三日甲戌晴早朝黃孝誠來言今日行路多不
過三十里云輒跋馬着鞭恣意游賞行到一處新麓
斗八小溪輪轉矮松踈篁掩護左右紅樓翠亭隱映
表裏華蓋有題曰超然洞山名即虎頭崖霜眉老僧

又手出迂引而安床接遇頗款仍乞詩走草一絕以
贈曰問僧曰聞舞師縣茅有名園花樹云其主人誰
頌長老為我紹介僧荅曰是不難太僕卿張老爺近
嘗曾為此園名於縣地今往京表惟留公子數輩耳
僧當陪爺去扶藜導我雲披羅廷歸破楓岸繞城角
穿巷口透八園中滿眼殊狀不可易收其中尤在奇
者庭植真松數十餘株皆屈曲枝葉像作獅子形宛
然相對兩傍穿井為鉄轆轤駕驟灌園制作甚奇巧
牆外除地等塲積峙黍粟如丘山者無數役夫百餘
人方為打精而皆以石輪駕驢牽踏其上德為壓搭

復更盡落所向役夫釜器盈溢數畝之庭其雄富可
見矣

二十四日乙亥曉頭小雨釋天龍自趨龍洞來候情
意款厚構一絕以謝食後雨止發行歷范文正公讀
書處前有綉光湖豬為數三十里鷓鴣鵝鷹翔集其
中後有長白山烟羅雲樹彌亘其南上有醴泉寺希
文之齋粥苦味芥視銀窖於當時相門其操冰雪中
火青陽店過漯河即夏禹氏所淪以注海者也渡
繡江橋橋在章丘城東石欄橫檻偃卧江心左右列
肆中容大車比軌而行其宏壯可知章丘即古之高

唐齊右之善歌者耶寄宿南關裏生負李如杜李成
龍等兩人來言曰貴國素稱禮義之邦逮奴賊陷遼
之後不憚航海玉帛相望事大之誠可謂至矣且毛
督府以容軍浮寄孤懸得賴貴國之助躡後擊尾使
賊不得搖手舉足窺兵關外吾等之至今真麗安居
庸非貴國之力乎今聞貴國 新王賢明仁哲篤敦
禮義宿癘刪祛政日鼎新 天朝所恃以復遼疆者
惟貴國耳職答曰小國豈不知事大之義而終忘大
國之恩哉向在壬丁兩年幾盡沒於倭寇幸賴 神
宗皇帝字小興滅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動植飛走咸

被其澤允在含齒之類猶思隕結之報况 我主上
乎但近來小邦頗罹凶歉年比不登公私赤立民倦
兵疲而目今毛督府方責累萬軍餉寡君以此憂深
宵旰渴心殫力矣李如杜等再三稱嘆吃吃而罷翌
朝送其子問候回贈草書四幅為禮以漆環扇雙把
青鞘刀兩具黃栗尾數枝回謝

二十五日丙子晴早食後與李元亨出北門山頂聞
有玉真君鍊丹處借往觀之則門樓雲湧金碧霞連
樓下有石窟深可五六十步許窟中左右又有小穴
各十餘步雖白晝暗黑如漆明燭然後始達中有真

君塑像懸燈藝香日夜以繼暑僧道數十餘人居在窟
傍禪庵惟以修齋誦經為業周覽既遍行到夏家庄
沽酒帶醉不為中火行四十里宿龍山驛驛西七里
許有鮑叔牙原封采地立大碑記事此驛城市人物
繁萃無異雄州數日來所經田野都是木綿花白雲
平鋪彌亘數百里間闔搢地半是高樓傑閣而樹木
葱蘢雜植於田畝間者皆梨栗柿棗胡桃而所種行
列甚整遠近如一時果爛熟擺落覆地群兒過之者
視若不見不取一介而啗亦見中國廉恥之風猶行
於小兒輩也

二十六日丁丑晴食後行過寒山店呂公井橋三十
里中火長和店午後行三十里宿濟南府城南正覺
寺僧慧光與吾同年生日先於吾來謁書畫四帖
即以花席筆扇紙墨謝之慧光言逆賊餘黨尚伏究
境軍門以下俱勒兵往捕而疑這裏人衆內應另置
邏卒警柝坂干擲者往往抵罪須嚴飭下輩毋輕出
入宵行云城裏置七十有二衙門軍門都御史王惟
儉山東兵馬提兵右都督楊肇基分守右布政熊文
燦分巡屯田馬政右叅議馬逢臯巡按監察御史魏
光緒知府樊時英知縣郭捍此外多官難以悉舉又

有親皇子德王宮宮門嚴邃宏麗宿衛甚盛外人不得私自出入皇子俸祿只收元稅極豐侈其於兵民之政則不相干預云

二十七日戊寅晴留濟南黃孝誠呈咨文于府知府樊時英送門子來准行李仍穿致下程極豐備即以土物若干回謝食後與副使帶慧光同游于千佛山山在城南五里許崇底山腰架佛宮其東有一覽亭小西有白衣洞地藏殿而牧鶴窟龍泉洞尤為奇絕窟即石洞窟鍊神處洞丹岩壁開呀然成罅玉派涌出其傍凹結為套洞深不可測俄而淡日微夕拙鳥

投林山影漸盡扶藜下山神尚在其間是夕周宗望辨酒肴邀飲辭不得已卒往成禮而罷

二十八日己卯晴早朝往玄德殿謁虞帝陵歷山觀讓畔處殿取玄德升聞之義殿內安舜塑像而南面左右列神禹以下二十八諸賢之像小丘有娥皇女英廟俱為塑像前後侍妾一如宮中儀殿前西廡下有井深可十餘丈覆幕樹碑題其額曰舜井無乃浚於謀蓋之日者耶殿西有歷山書院扁揭精一堂取准精唯一之義正德年間本府士人等所建也有一儒生自稱姓名復為者接與語盛稱我國之事大抗賊

同章丘儒生言職答亦如前院西牆外有李于鱗白
雪樓跨空縹緲樓東水口有華不注山芙蓉挿空相
對為華峰其斯以為于鱗文章者耶昔于鱗恒樓居
獨處未嘗許人來登惟王元表等數人而已樓前有
釣突泉泉源噴薄愈響湧起數尺者三穴傍瀆為大
池池前後表裏狀脉外瀨如金絲繩者無處不懸
餘汎繞城周遭穿入城中盈科而為大明湖為濯纓
湖深廣可泛舟湖之上下有芙蓉橋百華橋壯麗無
比城郭人民之盛第宅牌樓之多甲於山東城外店
舍市鋪環擁數十餘里往來車馬駢闐道路香街綺

陌酒樓青帘揅地鱗次粉頰雲鬢文倚市門者亦百
其群古稱天下之府庫信不虛矣食後往華不注山
峰勢突兀斗起高入雲霄之間試登絕頂縱目四望
則北通渤海西挹泰山南極長白山東壓雲門山念
昔李謫公吟了綠翠如芙蓉而齊楚戰酣三周者此
也上有五帝廟半腹有蘭谷精舍藏呂純陽塑像立
大石于其下刻曰華不注山山底有道觀道士數十
人住綠中有孫冲黍者造服道冠出接頓款午後行
過黃澗店舟于濟河即禹貢所謂濟河惟兗之濟也
渡大清橋宿濟河縣北關裡是日行四十里自華不

注計之則并八十里華不注山雖獨秀中野而地絡
 旁通小峯相連如子孫曼曼若串珠形一帶羅列遷
 迤而西環擁府城西至三十里許停峙為小嶺南與
 長白山貫脉過此之後曠野蒼茫無一點培塿矣
 二十九日庚辰晴自濟河縣蓐食行三十里歷遠城
 縣中火象家店行四十里宿禹城裏有夏禹氏廟遇
 一僧似有識者余問所經皆是雄藩鉅府未嘗觀神
 禹之有廟而特於此縣別立廟何意答曰此地近海
 最早下洪水懷襄之日民甚昏墊禹能滄濟潔注諸
 北海民得奠居平成之功最著於此故萬世報祀云

自數日來所過路上多必行人頂戴小帽金字曰恭
 山進香男女老少奔波騰沓相係十百為群梵唄之
 聲不絕綵纓金昇肩揜背負刻小佛像于其上列在
 四隅飾以五彩極精巧繡竿錦旗指束手擎玉簫金
 管放地鉤天恠而問之則山西山東土俗例於秋後
 進香泰山祈福云

三十日辛巳晴黎明起程歷梨基寨路傍有竿頭為
 首知為達賊就誅者也中火平丘店行至平原縣止
 宿行七十里所經有漢司農高詡村東方朔殿次故
 里漢昭烈舊治并立碑紀事平原即春秋時趙地城

南有平原君廟城西有蕭望之遺愛碑管輅遺踪補
樹高節箇箇如昨而道左穹石認得樵園結義城裏
有顏魯公廟

十月初一日壬午晴早朝發行行五十里中火譚家
舖行三十里至德州西関衛河邊寄宿德州印古之
廣川官府城池宏壯無比城內有董仲舒讀書處立
宙設像衛河一名漕河南京及湖廣諸省之所漕引
而北直隸通州江南浮下天津衛故往來于茲者夏
滂則不得由旱路乘船而行夾河高柳遠近成陰青
樓酒店隱映其間笙歌喧沸游人女郎連袂相詰綠

棹紅船首尾相接中有牙樁錦纜號為馬船士大夫
游心往來者所坐船上結層樓曲欄流丹晴窓吐彩
紅旗黃帽挽維相和皓齒蛾眉倚戶侑懽隱隱如畫
圖中是夜得寒疾

初二日癸未晴強疾渡衛河行三十里中火樓子舖
行三十里入景州南關裏寄宿州東門書額曰董子
下帷處殆是三年不窺園者耶州西門書額曰漢細
柳將軍侯封州無乃條之舊壤耶是夕疾甚不能跨
馬出厨銀六兩具馬轎而行

初三日甲申晴出北門行五里許有條侯細柳舊營

舟海金卷之一
三十一
又有條侯墓是日朔氣頗高水始合狂風大起黃埃散漫行人眯不得啓目與疾行五十里僅得入阜城縣東關裏寄宿

初四日乙酉晴欲過站曉使黃孝誠催驛駕轎孝誠被驛子主所打因致滯行食後行四十里至交河縣富庄驛中火西風大起塵沙搖颺途少行人歷段家橋渡滹沱河河水欲合憶當日龍孫所能者天則王霸之給衆者亦一天也夜入獻縣止宿

初五日丙戌晴風埃暫息行三十里至商家隣中火歷覽東陽勝槩瀛洲發軔訪商王流風過龍華店晉

豆店涉三輔要津河上有亭額曰一鑑亭北有吾與軒東有先月臺高柳夾堤老荷滿塘庭實各品佳菊無數與副使徘徊良久而去北行五里許抵河間府止宿是日行六十里河間即漢時獻王之所封好學餘風今也猶存耶城北五十里有賢王舊址疾甚不得往訪自此大路坦坦由南而直趨北京東西輻湊矣路左右兩傍穿塹為溝深廣各丈餘其外築土墻高亦丈餘彌亘數百里蓋農民之所以防行路之攘竊辟牛馬之踏損者也夜半勢轉苦使郭嵩買藥劑之

初六日丁亥晴風埃暫息強疾歷牛家灣古君子館
漢儒毛萇授詩處北距十里許有毛公祠云行三十
里中火薪中鎮歷陶家墩石門橋關張村史村舖行
四十里宿任丘縣南關裏

初七日戊子晴食後行四十里中火牟州舖行三十
里過棗丘舖召伯溝易易橋橋頭立石刻趙界知為
春秋時燕地也經召公棠化郝家庄宿雄州南關裏
自棗丘舖至郝家庄幾二十餘里長堤亘浦瀦為大
湖蓼岸蘋洲一望無際折葦枯荷狼籍漂濁蘆花千
頃漁釣成群叩柁鳴榔挺叉往來紅鱗鱖鯉揭尾穿

腮出沒其間送米持錢問酒剗膾者來亦詩興之一
助也

初八日己丑晴北渡河歷王祥村遵河而行行四十
里中火易水回瀾渡白溝河覽督亢舊迹行三十里
入新城縣止宿荆卿當日抱劍高歌羽聲繞闕寒風
蕭瑟白衣相將虹貫天日姬丹餘憤至今未泯山哀
浦思空露志士之巾而已挽不得青衣叔夜忠魂可
憐何之目擊遺蹤慷慨不歇

初九日庚寅晴早發歷燕丹占輿茲乃太子丹畫出
餌秦之處耶中火三甲店宿涿州北關裏是日行六

十里州即古涿鹿之野軒轅氏嘗作指南車禽蚩尤
于此而東北十里許有樓桑村乃漢昭烈所生之地
西有張益德洗馬潭南有關雲長流寓處英雄留蹟
箇箇可指點

初十日辛卯晴食後起程至城西五里有大河新作
石橋額曰萬國朝宗彫刻石欄橫截數里許內官二
人分坐兩頭董役時未訖工築土填塹椽杙之聲雷
動遠近車載大石每車駕騾五十餘頭者聯絡道路不
可殫記太監魏忠賢捨錢所為應用役徒馬騾皆是
雇倩該費銀錢不知其幾十萬云北行二十里有琉

璃橋宏壯優於涿河橋橋邊有大屋屋中有龜背大
碑正德年間奉勅發內帑重修而實元朝所創也行
至舊店中火至良鄉縣止宿良鄉即古之河陽潘岳
種花處故城門楣扁額曰種花舊甸云是日行七十
里

十一日壬辰晴曉以修掃玉河館事先送秦仁男入
皇城說與館夫以十二日當到館裏晚食後發行至
長店止宿北距京裏四十里云疾愈又小雪

十二日癸巳晴食後行十里抵桑乾河渡蘆溝橋乃
元時所建本朝葺之即皇都八景之一而曉月所翫

處也午小甲徐繼仁王有德等持提督下票來令一行由朝陽門入京云於是自外城南路行至東嶽廟館夫等已設酒饌來候點茶與上副使遍觀廟內有老君塑像東西有雷府諸神像道士恒居者萬餘人晨夕行香誦經云簿暮與上副使及貧役等綴行入朝陽門渡玉河橋館于會同館秦仁男言提督李其紀躬來檢看房舍云可見其主不惡賓之義也
十三日甲午晴李應翼有罪杖訊之應翼市井子弟不足責而大槩顛妄輕剽舉措乖戾事多觸忤一行
人皆疾之目以生倭簿晚小甲徐繼仁等來言提督

欲見本國奏文云使寫字官玄得洪騰送提督即禮部主客司主事兀所以禮遇陪臣及館中諸事提督實皆主之故常稱曰提督主事直隸清豐人李其紀時授厥職字布宸丙辰及第云

十四日乙未晴會同三法司取女直通事課審毛都督所獻俘獲汚夷真僞則七百有八名俱是真夷其中
有塔處稱名者年三十本是高麗人姓名金鄧南云其言曰當三路債師之日被奴挈去不得走回住
奴五年以其精悍猛健慣為奴用且稍通華語故住在把骨寨常為前鋒而真夷豹敗亦供其塔處與奴

作前鋒云與上副使往提督廳廓然亭

十五日丙申晴大風斗起飛埃滿城薄晚以禮部呈文相聚議製福建道御史帥衆御史題曰國家自有遼患悉天下之精銳竭天下之膏血以從事一隅遂致邊圉空虛民生困憊夷狄乘之以跳梁奸宄因之以倡亂于是迨安有薄城之圍重慶有屠城之慘妖賊發難于郟滕安酋繼逆于羅甸譬之一身元氣中震石邪俱起攻調互戾補洩相牽幾有望桓侯而却走者矣安尉固西南一酋而九種勾連為毒不小近且偕為偽號戮我撫臣其惡已干罔赦耳

十六日丁酉晴順天巡撫鄧漢謹題為災異事本年八月十五日豐潤王田遵化等地猛風四發暴雨驟作水電隨之屋瓦皆飛樹木拔折不知其數行居男女奔避不前凍死者約有百餘人云推其月日則乃職等在廣花喜遇颶風時也

十七日戊戌晴早朝使全愴友黃孝誠等呈報單于鳴驢寺許以見朝小甲徐繼仁王有德等來言于上通事曰近來各部人情倍於昔時仍出二年奏請時人情單字以憑考證人羣多至數十人他物稱是矣十八日己亥晴以見朝事一行子夜進闕下旨東長

安門入由承天門端門午門抵五鳳樓前行禮五拜
三叩頭朝退天子賜酒于光祿寺仍問得首閣老韓
爌字象雲山西蒲州人二閣老孫承宗字維繩河南
湯陰人三閣老朱國禎字平海浙江烏程人四閣老
顧秉謙字益庵直隸崑山人五閣老朱迺禧字養水
山東聊城人六閣老魏廣微字道冲直隸南樂人承
宗素有儒將風方出鎮山海關以備胡云矣光祿寺
送下程

十九日庚子晴小甲徐繼仁等持票文來言大堂有
故今日不坐可於明日早牌見官云有一牌子來謂

與之語稍解事者因及時事則曰太監魏晉忠者自
恭昌皇帝在東宮時自宮為內豎得寵於今天
子天子即位初賜名忠賢尤寵異之由是居中用事
威勢日盛遂與皇上保姆客氏深相締結表裏煽動
禍福皆出其手朝野側目而言曰天下威權所在第
一魏太監第客奶姐第皇上云客氏年踰四
十色貌不衰性入慧朗才藝冠後宮善承上旨恩
眷無比醜聲頗聞於外初忠賢欲擅朝權多所問搆
聞工部主事范燝等以為言深欲陰中之不得問會
燝自朝退於長安門外遇一小宦監辟易不動赤捧

卒呵之於是忠賢大怒唱聲于朝曰武官雖以一品
不得坐轎朝綱也五品文官安可乘轎請自今一切
禁之勿壞朝綱陽若革狀而陰實制之也忠賢因誣
以他事激怒皇上杖斃范燦自此朝士不得坐轎而
無一人開口忠賢仍惡其不附己者輒斥逐之于時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道御史高攀龍吏科給事中魏
大中右給事中沈惟炳左給事中許譽卿河南道御
史袁化中考功郎中鄒維璉給事中林汝翥等皆革
職回籍俱聞人也朝野措之
二十日辛丑晴早朝往禮部見堂進咨文然後仍呈

文則尚書以下皆省過曰當俟科抄送部然後議處
云尚書林堯俞字蕪字福建莆田人左侍郎董其昌
字思白南直華亭人右侍郎溫慶仁字負嶠浙江烏
亭人儀制司郎中周應期字際五浙江永嘉人主客
司郎中虞德隆字素心南直金壇人員外郎鄭國昌
字天府陝西邠州人主事荆養喬字鍾陽山西臨晉
人張弘襟字象南陝西鄜縣人韓林字官岑陝西澄
陽人孫際可字見行浙江奉化人畢自甫字冲陽山
東淄川人丁魁楚字光三河南永城人李長德字宇
初四川銅果人其一季其紀也禮畢辭歸駒時少甲

持紅票來示該寫朝鮮國 王妃金氏奏本內丞發
冊使領降誥命冕服事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云
二十一日壬寅晴小甲徐繼仁等持通報來示午後
冬至使驛官鄭夢參張敬仁玄燦金義城等來言一
行明當入館夕小甲等來求科官抄送人情銀簪等
物

二十二日癸卯晴留館中冬至使一行入來提督李
其紀下館職等就謁因懇陳奏本事答曰曉得仍進
土物為禮陽辭不受門子等潛言曰姑為善藏以待
後日云提督之意可知矣午後往候冬至使書狀

二十三日甲辰晴冬至使權啓與書狀官金德永來
會終日打話小甲等來求圖事容錢秤其多少

二十四日乙巳晴副使大辦酒饌享表廷老以下負
役厨子等小甲等來言今明科官當抄送奏本而祖
容錢甚些小勢難率易為之云其刀蹬織嗇如此需
索之物固有紀錄

二十五日丙午大雪內中書任姓受一百棍致死蓋
以忤魏忠賢也周宗望王達隆與袁廷老相忤廷老
潛嗾提督廳外郎誣以作孽即日提督下票絀之
二十六日丁未晴而風禮科外郎數三人來求容錢

銀參提督下館遣黃孝誠等前往叩頭更進前日不受禮單曰自前陪臣入京例有土物禮單而今也是爺無意領情於陪臣安乎不敢不為之強請提督即受孝誠等仍曰方物尚未進獻笛箏已過半箇月不堪憂慮云則提督答曰該部近多事廢坐衙當待齊會完了云

二十七日戊申晴而風前在本國時素聞譯官所為而深憎疾受命以來輒箝制之使不得橫恣故渠輩皆怨讟恐招宋趙之禍時復緩之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吏科許舉鄉戶科陳熙昌周鴻謨等奏一本 聖

批以為這所奏刑章當慎及稱引前事自是正法但輔臣原奏各有得意朕諭已明且既有公本何必連章年來輔臣督師勞苦內廷各官未嘗目擊又無長畫佐裕軍需豈得尋端侵擾略不體悉楊鎬等已有旨耳該部院知道蓋科官因孫承宗請解累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罪特為未減以清長安論議故云

二十八日己酉晴冬至使以賀班著紅事呈文不成是日科官始抄送奏本于禮部初禮科左給事中劉懋力言于朝曰朝鮮冊禮不為准許於上年諸公未

曉其意耶責效滅虜乃許准封朝議已定豈可容易
許之右給事中顧其仁曰不可朝鮮事大二百餘年
列聖誥命自有定章而反為稽滯則非特有乖規
例陪臣萬里跨海再使來請今若不許必令復至天
朝待小邦之道固為顏甲而其妨害於遼事者安保
其必無也反覆言之多官皆以顧言是即日執送

二十九日庚戌晴薄晚 天子御皇極門擊鼓大朝
千官入侍奈吏部左侍郎陳子迂右僉都御史左光
斗左部都御史楊漣等官為庶人即日皆以白衣冠
冠出城都下莫不扼腕嘆惜三極論魏忠賢秉權故

也所奏疏草即揚漣手搆劄肝瀝膽字字血誠真醫
國之大藥決痼之義石而 天子惡其苦口略不省
悟反以為誹謗妖言僭辱斥逐之使指鹿售奸先焚
其耳目而能國其國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初一日辛亥晴時太學士孫承宗帥三大將
出屯山海關衆十四萬糧草器械亦如之云

初二日壬子晴鷄鳴與上副使偕冬至使一行詣朝
天宮恭賀節初度演儀朝天宮在闕門外西北內設
蓮花榻安佛氏像賀班方催時緇髡之徒相隨攔入
中朝之嗜象教一至此耶

初三日癸丑晴曉頭借冬至使一行往叅再度演儀于朝天宮上副使以病不進大學士孫承宗在寧遠築城工訖因以賜金六百兩重修舊閣于中街恭勅聖諭于真珉遂題曰思寧閣緣其拜思于寧以識天恩而與東人以寧云咄哉承宗以賢相丁驕虜伺釁之秋際瘦兵待哺之日莫恤舉羸浪自捐費曾未聞分熟食而投箠醜耶

初四日甲寅晴五更量借冬至使一行往叅聖節演儀于朝天宮餘皆病不進黃孝誠等要致禮單于主客司鄭國昌儀制司周應斯為先容焉時妖賊大頭

目黃小泉苗短子王明宇窩主陳文舉崔豹喬化字等聚衆橫行于鄒滕迤東二岐而搃兵曹鳴雷游擊蔡時春千總陳奇僅捕獲朱棄劉永進而妖氛不息又有蜀黔大賊連結構亂云

初五日乙卯陰借冬至使一行叅聖節演儀于朝天宮餘皆病不進歸路八百塔寺塔本制自元朝至明重創不知其幾層幾丈高挿雲霄而空其中僧皆穴居層巢僧引余并塔上俯臨滿城宮闕本年九月四日於漳河西畔出玉璽初鄉民邢一秦偶見之平地大風旋轉忽河崖灘塌聲震如雷祥光直騰閃出黃

白色其大如斗方各四寸厚三十餘寸重一百十餘
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曾聞秦璽至漢末
缺一角逮晉永嘉劉石取去而此璽方稜然以精完
一全璧斷非秦國之所刻也河南巡撫程紹表獻之
初六日丙辰晴早朝使玄禮祥等獻方物于該部主
客寺丁魁楚看稟准受仍勉慰曰航海萬里在路半
年然後始達帝城而方物小無挹爛破損慶備國之
恪謹侯度據此可知也是日 中宮千秋節而 聖
旨命命婦免朝賀午後以覆題稽緩事與上副使同
坐製文仍行酒數盃

初七日丁巳晴提督李其紀以為前送禮單參品不
好求換好品而且西館禮單參數減於東館棍打其
小甲徐祥仍迫伴送官趁出緣怒於西館以二廳參
送禮故也

初八日戊午陰光祿寺送下程禮部覆題久無祥息
不勝憂億招小甲問其故則答曰近以南郊大禮當
前故淹滯耳日於該部多官會議處探聽則口氣甚
好毋為過慮云

初九日己未晴早朝使黃孝誠等持呈文往禮部多
官以天壇祭俱入清齋故不果行

初十日庚申陰表廷老請行賂于提督外郎謝姓人
呈文于提督則批曰准轉稟于大堂定案云仍索土
物即書單字給送則以紅帖回謝曰侍生李其紀頓
首拜謝云大學士孫承宗上本論將才其中稱毛文龍
以赤膽空拳突之海上聯屬國集遺才頻窺討虎之
窟惟成重鎮于東江自是奇男子宜按其功捷紀錄
優叙矣副使疾作

十一日辛酉晴穿紅事不成表廷老來言科抄尚且
遲延者近以契至契節大禮重複故也過後當完了
而其間行賂之物甚至浩大云福建巡撫南居益上

露布奏紅夷之捷

十二日壬戌晴冬至郊天子南壇遣英國公張惟賢
恭代祀事冬至使一行以穿紅事呈文于禮部不准
督餉侍郎畢自嚴上本有補鮮運借貸之數等語矣
鷄鳴率負役等以時服行冬至賀禮于五鳳樓午門
外簪燈銀燭炯煌如晝黎明天子御皇極門穆穆
天容不違咫尺萬官趨蹌劍佩交戛六飛環擁儀仗
整齊但色褪不奢皆是舊物也班行後有象輅二乘
飾以黃金黃繡段且有象八頭而四頭具金鞍覆
以紅毯四頭駕金車車制上圓下方彩繡彫闌弦耀

奪目與擡之人皆穿紅錦衣著金花曳退閑易左
右衛士衣金鎖甲持霜矛者數三匝鴻臚春官互指
警禮莫不震恐肅敬無敢喧譁失禮者三拜清蹕一
時四拜俯伏平身而起春官再臚曰日出卯光四表
照萬方多官齊跪序班分位左右指示禮貌遙見玉
座前設高足牀單以黃錦袱侍臣一人詣前拱立讀
表之拜弘亮聞于外讀畢春官又臚曰蹈舞又臚曰
三呼萬歲四拜然後乃鳴鞭三次多官俯伏平身而
退北閣已閉矣

十三日癸亥晴山東巡撫魏光緒疏奏兗郡山寇盡

平事以賀禮穿紅事未成督過通事等

十四日甲子晴四更頭借冬至使一行詣闕參聖節
賀禮禮貌無異冬至而但儀仗加盛矣罷歸招表廷
老諭以催行覆題之意荅曰尚書侍郎俱以 恭昌

皇帝新凌奉審事出往十九日當還云

十五日乙丑晴時月淹移事機漸遠招黃孝誠等訊
其緣由責其遲緩則大槩中朝貪風大振公卿輔相
大官小吏無不以利欲相濟故以賄成恬不知恥輒
逢陪臣自以為值獲財之運朶矚饑饉日令牌字小
甲等乘求土物銀錢頌豹皮紙等布之言不絕於口朝

宋纒應暮已復然時復以袖中單字相繼憑索曰上年奏請使某時某官前銀若干某物若干某官前銀若干某物若干萬端微責不饜不已以為事若速完則餌漁之方絕矣留時引月潤筆罄鈞必充上年物數然後為可成嗚呼以有盡之物填無底之竇不亦難哉蓋以上年奏聞事關重大一從崇言不問出入俾開規利之門終媒鈎貨之機至以送禮單字有同徵債文券十襲深藏定為規例轉相刀證如此中華古稱名教之地禮義廉恥所自淵源而今至此極益可恠歎無乃以下邦陪臣視同裔夷陵侮而然

耶若果然也則尤為痛骨矣

十六日丙寅陰職等以覆題事將呈文而尚書往慶陵未還故不果行大學士韓爌等奏天氣甚寒請停開講 天子可其議着明春擇吉日舉行竊念經筵乃人君講究治道之第一務也而况 天子以冲年踐祚實德方急於輔養則深宮細繆之上何有於冬寒 天子如或有厭色為大臣者宜當勸導啓沃而反以停止為請斯可謂大臣乎哉古之賢君有汗衣凍手之勞而陸秀夫奉帝崖山賊勢日逼猶書大學章句勸誦之為大臣輔幼冲之道當如是夫

十七日丁卯晴 天子下諭曰毛文龍屢奏竒捷反
間不行忠信可嘉着升右都督仍賜大紅蟒衣一襲
賞銀五十兩糧餉作速運給毋致耽延還與奮勇滅
虜以副朕意

十八日戊辰大風令黃孝誠等呈熾焯咨文于兵部
登萊巡撫武之望請從朝鮮國咨歸正遼民擇其精
壯為兵其餘老幼備造花名分處山東兩但大兎叢
集不無奸宄于其中宜令毛文龍躬自審諦貌領真
正遼民之的繫飢餒者方許分發上船云

十九日己巳晴聞禮部尚書還自慶陵更構呈文章

兵科給事中李魯生條陳刷還遼民事有五不便而
毛文龍控制海外生聚教訓種種有法宜即附毛帥
便宜而安頓之云

二十日庚子晴太監魏忠賢於宮中放砲衣操職於
到京日聞得吏科給事中魏大中於上年奏聞使辭
朝後叅舉我國事陳疏云愚諸提督外郎求見原本
其略曰禮莫大于名名莫大于分分又莫大于君臣
而姓某諱某乘東鄙不靖之日廢君自立名分安在
惟彼越在海外原不必興聞罪之師以彼鱗介易我
冠裳但欲以一紙蠻書便取九重冊詔恐賞奸誣叛

莫此為甚若曰本國之甘結已明不知此等甘結果
出於通國之輿論也抑出于權臣之袖口也堂堂天
朝倘為外夷所欺不將為萬世歎陋耶若曰毛帥之
資糧所關萬萬助兵可取彼李瑾存日何曾過糶而
沿江之兵士未必非燻導之故也如我國內治誠
修兵力既強遼土已復則區區高麗彼將為往萬世
典禮攸關時事紛擾未定相于平定之後遣使亦未
晚也云由是朝廷之上論議不一為幹之事極可慮
矣

二十一日辛未晴兵部尚書趙彥奏本奉 聖旨毛

文龍再加左都督幕下各以次增秩陳繼盛汪崇孝
加叅將陳希順李鉞時可達五輔朱家龍毛承祿程
寵等加游擊許武元項選李廣張板等加都司僉書
葛應植王命京加叅謀周世登蘓萬良可守備其餘
陳三官兵宜明擾恤歲運糧米二萬實數着還省勵
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壬申晴職等聞禮部坐堂即往呈文則尚
書林堯俞覽訖曰已於上年當待遼路平定然後另
遣詔使以准封典乃上國之本意而朝議已完了備
等奚來更煩即令表達老告曰自洪武以來有封典

則即遣詔使領賜誥命冕服而今則封王與遣使分
為兩件別規非徒有乖於列聖典禮小邦適丁邊
鄙日聳舟使封完一日為急茲將臣民之喁望再度
航海懇祈天恩伏乞老爺查照祖宗典禮亟為覆
題俾完誥命如何尚書頌有不肖辭色曰當商議處
之快快起去職等仍徃儀司司且呈文報陳則所答
亦如之職等反覆陳布則即中周應期溫然而答曰
當竣大堂批下俾當云職等不得已退來

二十三日癸酉晴心文龍上本曰今日之時何時屬
國之綱常未定奴賊之石側未安彼豈朝夕安靖論

閔只緣朕扼其吭搗其背因地于朝鮮出奇于遼左
故賊進不得其利退恐其散故是以戀棧不敢遠離
云蓋毛將之倚重于我國昭然矣

二十四日甲戌晴職等曉製呈文偕詣西長安門外
候諸宰入朝顧秉謙朱國禎朱廷禧魏廣徵以次進
於是呈文則諸閣老俱下轎拱揖而立從頌看過使
表廷老極請冊禮則舉手勉諭曰備說明白曉得今
日會坐相議停當頗有容受之色矣朱國禎風采端
凝出於諸閣老之右尤詳問本國前後事情職等跪
陳無餘則衣袖相接盡意傾聽而去是夕自內閣批

下于禮部曰今日進閣時朝鮮陪臣跪稟以誥命冕服以完國統該部速為覆題云閣吏來求喜錢即出畧千銀參賚之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以直諫降級回籍忤魏忠賢也

二十五日乙亥晴平遼右都督毛文龍一本專攻登州知府翟棟等閉羅不漕遼餉事奉 聖旨餉銀豈得侵剋翟棟葉正邦周裕德方之強都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而解發餉銀事差序班曹縉信往焉

二十六日丙子晴光祿寺送下程小甲徐縉仁玉有

德來報曰今日會朝內閣及六部大堂齊口相議誥勅事則兵部尚書趙彥曰不惟其封之不是宗封風波萬里海路甚惡有誰肯差往者閣老顧秉謙魏廣微交口致詰曰事固有可行者奚論海路之險夷且陪臣不由海上來耶准許發使之意顧魏兩老反覆言之則尚書林允俞頗有不豫色云矣武軍門所謂朝廷上迨有二三人牴牾者無乃是乎

二十七日丁丑晴提督堂坐職等偕詣廓然亭息祈覆題之速則提督曰誥命冕服早晚當准而今欲另差詔使耶抑頓付陪臣耶職等令表廷老告曰老爺

何必問此從前 列聖頒賜誥勅必護詔使帶去今
何捨旧例而立新規乎伏乞老爺速與大堂商議覆
題承襲冊使一遵 列聖規例非但于東有光實
天朝之大禮也提督曰備等更為呈文且俺及聞之
於此有欲往者俺行與大堂商議俾完敬諾而退
二十八日戊寅晴百官以紅夷蕩平事陳慶賀禮內
閣諸老既與尚書面語覆題之速旋又下批而林堯
俞寢閣不行董其昌曰朝鮮封典理宜速完而况有
內閣批下乎堯俞不答而罷出堯俞之意固未可曉
而又下票禁出入中鎖館門只令通薪水尤可恠矣

二十九日己卯晴帝以紅夷獻俘事幸太廟親祭告
之早朝小甲等以尚書侍郎之意來告職等欲為呈
文而閣禁太嚴不得出門提督亦不得任意開牌
子等皆言前古所未有之新規云毛文龍上本曰臣
病勢日劇早賜生還亟掄智勇以保垂成以終恢復
大槩據本揣意身在於要切督餉矣

三十日庚辰晴 天子下教曰海外戰守方急毛文
龍着悉心任事准濟銀兩前已有旨發內帑十萬兩
及戶兵二部十萬兩省作速運毋得怠緩致誤軍機
云

十二月初一日辛巳晴孫承宗上本曰臣修築寧遠
號聚遼人漸及松錦近方且議恢復河東云果若此
言則奴賊似有退縮之形勢矣戶部請差官解護銀
餉准差序班曹繼信往朝鮮

初二日壬午陰而風光祿寺送下程早朝提督下館
職等就見曰王事既蒙內閣之準批而該部尚稽覆
題閣禁且嚴要得老爺票帖出門呈文于大堂提督
曰大堂怒爾等擅自呈文于內閣故另下票文禁其
出入俺亦無如之何矣職等答若然則終當枯死而
已越海萬里牢鎖深館小邦事機一日為急而亦不

得以時吐露尚復何為提督惻然曰大堂之閣禁俺
亦未曉其意爾且釐泔搆文而來則俺當袖進徒頌
游說埃其惠損怒消然後事可諧耳職等又告曰小
國存亡在此一舉老爺何不致力以貽恩德提督曰
非徒爾國也天朝之興替亦繫焉何敢不力但大
堂方怒姑徐徐可矣

初三日癸未風天子宣旨曰陶朗先盜餉六十餘
萬既輕勘確着照數嚴追以濟軍需勿致營謀脫罪
午後小甲等來言尚書明日坐堂即與上使製呈文
初四日甲申晴而風提督使小甲來言更為呈文則

海內卷之一
五十一
俺當極力助言云

初五日己酉晴早朝繕寫呈文進于提督提督袖而躬詣于私室尚書怒猶未解提督候色以退即令小甲來言其狀曰明日亦坐堂矣更須另構一文極陳誠悃俺當與諸郎中乘間言云

初六日丙戌晴職等即構一文進之提督看了稱善袖去與諸郎中一時力言曰朝鮮誥命不可不亟完而今者呈文辭意懶到誠可憐惻惟願老爺更加商量尚書以文目揉悽然改容仍召主客司周應期起覆題草提督自府直來告其顛末喜可掬矣提督之

終始周旋蓋以納賄益厚銀參中其欲故也

初七日丁亥晴知沛縣劉長慶申為飛報妖賊不計其數焚劫闕廟攻打東南二門云薄脫小甲等來傳提督婚即要得銀粒刀即送一鞘

初八日戊子晴欽天監題擇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旨卯時弘政宣治二門興工矣午後序班及牌子小甲等一時奔遑皆往提督家問其故則提督以尚書別為下票禁約館門為未定欲封還印信而辭遞云近日事機之垂成都是提督之宣力則職等膽落為如何哉日沒後小甲等來告其卒未也

初九日巳丑風。帝遣張惟賢陳煒駙馬王昂等祭告南北郊受玉璽文武百官俱朝服行稱賀禮或不附會於此者為士論云但以禮部上本不為領示天下先是吳楚之間年甚凶歉催科愈急民不堪命或婦姑同縊于一室或父子共懸于一樹及是豪猾之徒相聚為盜攻殺長吏云

初十日庚寅晴江西巡撫御史田珍上疏薦按內在籍文官鄒元標等二十五人其中甚稱原任淮揚道副使熊化鳥臺介石舟壑清水才雄萬里秋風養靜一枝夜月云則熊公即絕代人物而見忤權貴虛老

草野可勝惜哉

十一日辛卯晴原任崔景榮入為吏部尚書魏忠賢之腹心首起在籍文官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徐大化呂鵬雲孫杰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徐昌瀛賈繼春楊維垣等復原職皆黨於忠賢者

十二日壬辰晴禮部右侍郎溫體仁以父喪去位閣老朱國禎朱巡禧連章乞退都下人心愕然若相失忠賢專恣日甚其族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禮及外甥傅應星等布列要地從中用事內結客氏外援魏廣徵凡大小政事必待廣徵進閣然後處決他

閣老充位而已以此不附時議者并欲引去無意仕宦矣

十三日癸巳晴大學士朱國禎懇求謝病御史李蕃彈之也 帝宣旨曰輔臣任事方始言官何得苛求李蕃不諳事體姑不究小甲等來告今日寒甚大堂不為進部來十四日當為坐堂上本云

十四日甲午晴而大風職等以覆題事苦待尚書坐堂而適毛文龍將誥命事奏本入來 帝宣旨曰朝鮮國王詔冊冕服着照例頒賜差遣官負議安具奏是日即下該部尚書覽未了勃然而怒拳本投地曰

海外一武夫冒干此等大禮則該部奚容議為因起羅坐覆題事不行蓋尚書之怒非怒於職等怒於毛時而前怒僅解後恚繼之遂令大事漸至遲延職等憂悶曷可涯矣

十五日乙未晴而風禮部尚書之相公姓李者使小甲來求銀錫粧刀鏡面雪花五色紙其於解怒完事亦一道也職等幸之即令抽送小甲等回報尚書亦色喜云

十六日丙申晴尚書以薨皇子襄事將往陵所覆題事又不行

十七日丁酉晴尚書以懷冲太子發引往山陵百官具素服角帶送西直門外致祭而還

十八日戊戌晴福建道御史帥衆御史自朝退於長安門外遇禮科右給事中顧其仁曰朝鮮國事已於上年達議完定公等何默默無言於斯其仁答曰此非列聖典禮乎陪臣逐年而來一向以違路未平執言則不亦孤屬國之願望目今奴賊據遼窺閔而朝廷之待以為待角勢者惟毛帥與屬國耳今若不許安知異日無大悔恨事機有閑不可以一種抗議稽滯其事也衆良久徐言曰俺以淺見必往年達議

妄造一語端公言是也舉手謝之顧公曾已大折劉懋今又峻覈衆御史其於得禮之成顧公之力特多耳

十九日己亥晴職重得寒疾鄖陽巡撫畢茂康上疏曰藺賊餘焰復張荆楚近患日棘糾黨破城勢合奢首倡極甚矣請設將增兵以督防禦前兵部尚書黃嘉善卒

二十日庚子晴神宗皇帝以女夭逝年甫七歲是為懷寧公主也尚書以發引出去覆題事又不行夕小甲等謄覆題草來示其中措語有未妥處即令小

甲刪去之意請為呈文而准成

二十一日辛丑晴早朝小甲徐緬仁持覆題草來示是日 聖旨以許敬念著錦衣衛扭解來京究問潘一鳳周卿王鍾寵趙洪陽著該地方官提問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煥沈應奎著革任回籍吳爾成王元翰著冠帶閑住毛士龍照舊為民李邦華著閑住寧夏巡撫魏雲中湖廣巡撫孫鼎相施天德俱回籍聽勘張邦經革任閑住御史張訥題也指作趙南星引用一網打盡矣

二十二日壬寅晴小甲等來言覆題已繕寫而日暮

未及上達云太學士朱國禎三章求去 帝宣旨曰時事多艱卿為首輔莫襄密勿老成忠慎倚賴方殷乃連章控陳情辭恳切難以強留加少傅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武英殿太學士蔭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護途馳駟歸里加賜銀一百兩彩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地方官以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輿夫八名補朕始終隆眷至意卿還籍善自調攝以需召用刑部尚書喬允升兵部左侍郎孫居相忤於魏忠賢俱告病回籍

二十三日癸卯晴而大風小甲等來言覆題始上達

太常寺二十九日歲暮享太廟恭請 聖駕親祭覆
題剛改與否未得詳知使小甲騰來其本曰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林堯俞謹題為懇乞 聖明
亟發冊使續降詔命冕服以完封典事儀制清吏司
案呈舉奉部送天啓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禮科抄出
朝鮮國船敬王妃妾金氏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
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平遠使宜行事摠兵官署左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毛文龍奏為光盛典卹屬邦以
固外藩以收內效事等因奉 聖旨欽此欽遵通抄
到部送司案查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內該本部覆題

朝鮮國王李某次子光海君李暉襲封父爵等因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該國舍長立少原非綱常正理難
以准從但臨海君既以久廢光海君臣民共推通國
合辭情有加亮且事在夷藩姑從其便既查勘明白
准與冊封其差官還查照隆慶元年例行欽此已經
題奉欽依差內官監管文書左少監劉用去遵行在
卷又查得天啓三年十二月內該本部題請將李某
先領勅諭一道錫以朝鮮國王名號統領國事恢復
漸有次第姑遣勳戚重臣齎捧節冊完此封典等因
奉 聖旨李某既繫該國臣民公同保絕倫序相應

又翼戴恭順輸助兵餉准封朝鮮國王先與勅諭着
登萊巡撫官差官同陪臣賜其冊使使事寧照舊例
行欽此遵行在卷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着得朝
鮮作我東藩世稱恭順曩李璵廢立之際故不得不
慎重以候論定今據該國王妃之奏陳與摠兵毛文
龍之疏請朝鮮新君整兵索賊汲汲焉雪耻除兇之
是圖則亟完封典以勵忠勤誠有不容已者除誥命
冕服外通行各衙門預備所有差官一節查文例原
遣內臣行禮但以海上多事故勅諭中有特遣勳戚
重臣之語恩命出自朝廷臣部未敢擅便或仍照舊

例或改用勳臣恭候 聖明裁定下臣部施行

二十四日甲辰晴而風禮部上覆本後牌子等來言
太監爭往本國者甚多云議令表廷老等圖於該部
堂更援引萬曆庚戌劉用單使例行之薄脫小甲徐
繼仁王有德等來報覆題已奉 聖旨朝鮮冊封着
照例遣內臣去云即日差出譯官秦仁男前萬口朴
廷濟前宣傳官河繼先前部將甲瑛等先來治裝
二十五日乙巳晴早朝以打發先來受票文事呈文
于提督禮部以歲末類奏災異等事本年二月以後
遵化武清陽曲真定永平涿水獻縣等地及固原川

灤州易州順德度平等府擦崔子開等處地方地震
累次其聲如雷墻屋頽壞人多壓死四月初三日榆
林道賀榮家猪生子十四口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
足霍州高時正家猪生子一頭二身象鼻四耳四乳
即死岢嵐道王良興家猪產一子一頭四耳八足兩
尾滿口尖牙產落即死陽城縣馬進孝家牛產犢一
身兩頭兩脊四耳一尾兩分榆林道李自成妻王氏
所生人一頭四眼三耳四足一身兩肚九為異
常云 帝曰各處災異及京師地震朕深懷警惕大
小臣工各盡心職業務修安攘實政毋事虛文夕上

副使偕來問疾

二十六日丙午晴而風上使偕冬至使一行往參賀
正習儀職與副使俱以疾不進大小各部司自今日
為始封印故提督亦封印不坐堂春坊左諭德繆昌
期戶部右侍郎鄭三俊俱告病去職不合於時者也
二十七日丁未晴而風 聖旨正朝文武命婦慶賀
中宮殿下從西安門北安門西華門赴武英殿行禮
且以正朝節命百官放假五日
二十八日戊申晴上副使相議以為人情用下銀參
已竭當送譯官于本國取銀二千餘兩人參三十餘

斤還來充給各部人情然後發行深自悶鬱而已鴻
臚寺請自正月初二日至十五日百官具公服朝參
二十九日巳酉晴早朝發送先來秦仁男等一行大
小事情元狀啓一道焯焯難實事狀啓一道賀穀船
先來船急急還送事狀啓一道聞見別單各一道各
衙門呈文騰本六道魏大中參本一道楊璉參魏忠
賢騰本一道毛督府題奏本二道同封給付又書倣
狀啓一道以憑驗考日晡時火房張國祿自司禮監
飛報 天子特遣內官監管文書大監王敏政忠勇
營副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二人前去朝鮮冊封

云冷上通事等盤問國祿曰 聖旨時未下閣部備
何疑而得知國祿答曰我們二子一婿服事內監故
已詳知云欲更為狀啓急走牌子一人招還秦仁男
于良卿寒疾少歇

海錄卷之一

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卷之一



